

與博士聊天——博士教官不怕當老學生

人物

【記者許耀云專訪】不一定絕後，但絕對空前，七十五到七十九年間以空軍官校公費在本校拿到化學博士的校友，我們的「博士教官」——許進福。

「現在要到我的花園拍照？不要啦。」愛「撿花惹草」的許進福，儒雅地笑了，接著叨絮「夏天沒什麼好看的花，如果是入春之際，就可以以『長壽花』為背景……」他對自家五樓的庭園植物如數家珍起來。

在本校(化館)實驗室，許進福拿起儀器，他推了推銀色細框的方形眼鏡，對於儀器的反應是一板一眼、精確極了。「我想我不是一個好軍人，老實說，現在已失去那種儀態了。」分別於六十八、七十二年畢業於中正理工學院化學系、應用化學研究所，再入淡江化學研究所進修的校友許進福說：「十年前還有軍人樣，在岡山的空軍官校教書時還很『兇悍』，現在內斂多了，只想『颯』女兒……」

許進福家藏四嬌，即三千金與在正德國中教國文的夫人。「高一和高二那兩個，現在不抱爸爸了，念小六那個還會，都很拗，有時問半天都不答。」許進福的解決之道就是「冷戰」，隔一、兩天就會「恢復對話」。「有時候覺得幹教官或老師容易多了，學生好好說會聽，孩子就不一樣了」，爽朗一笑，「有時候真想扁她！」自稱「沒有威嚴的爸爸」接著說：「實際上我都把孩子當寶。」

「我沒有碰過頑劣的學生！」深吸了一口氣後，許進福肯定地吐出這句話。許進福說：「桃李滿天下的感覺真好！」他表示，走在路上碰到學生，連名字都想不起來的學生，拉著便去聊天。「在那相認的時刻，就會覺得——台灣真

在淡江求學的日子，是由魏和祥教授指導，「他提攜後進的理念，不因自己成名而自滿的胸襟，最教我推崇。」回想起那段趕實驗，常半夜兩、三點取數據做研究的日子，他說：「是苦了點，但收穫很多。」他還是大學的十個同學中，最快拿到博士學位的學生。

沒有軍人的外表，卻有軍人的精神，許進福的耐力和生命力，在他兩顆梅花和藍色制服下的心中，一直地鼓動他飛向更豐美的明天。

